




一生何求

感恩我们曾经错过而又复得的人和爱情

兰思思  著

你的爱始终在那儿，始终在那里呼唤我

让爱情进来吧，穿透我们

让悲伤离去吧，幸福我们

【上】

沈阳出版社



一生何求

·上·

兰思思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生何求. 上册 / 兰思思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441-4529-9

I. ①—… II. ①兰…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
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5959号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

印刷者: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5mm × 235mm

印 张: 36

字 数: 540千字

出版时间: 2011年5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鲁莎莎

封面设计: 八牛·设计

版式设计: 八牛·设计

责任校对: 罗 健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4529-9

定 价: 45.00元 (全二册)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上

- 第一章 你又进入我的天空 · 1
- 第二章 年少之恋如烟花易冷 · 43
- 第三章 曾经的誓言能否成永远 · 149

下

- 第四章 不想失去你的微笑 · 355
- 第五章 你我天空何时相连 · 511



第一章

你又进入我的天空



午休时分，南翔公司的员工们纷纷从各个办公区域、车间涌出来，在空旷的厂区内聊天的聊天，散步的散步，抽烟的抽烟。辛劳的一天之中，也就这短短的二十分钟最为生动，也最令人期待。

韩晓颖和郭嘉一起散步到亭子最南端的一片草坪上，跟往常一样，两人背对着席地而坐，享受这初冬特有的温暖阳光，像两只慵懒至极的猫。

韩晓颖把胳膊肘搭在支起的膝盖上，脑袋不客气地靠在郭嘉的肩膀上。如果不是顾虑着远处还有同事，她真想把自己整个人都摆平在草地上。

“瞧，李真又在偷偷瞄你了。”郭嘉突然带着笑调侃地说道。

韩晓颖闻言便朝二十米开外的露天抽烟区看过去，果然看见穿着米灰色厂服的李真正倚靠在墙角，默默抽着烟，目光却时隐时现地往这边瞟。

李真长得斯文白净，是线上的资深工程师，为人真诚，修养良好。据说肚子里有些墨水，做事说话也都很稳重，至今未婚，连女朋友都没有一个。公司里古道热肠的人多，也曾帮他介绍过好几个，只是均未果。时间长了，大家才渐渐明白过来，原来他早就有了意中人。

郭嘉见晓颖的眼神有些怔怔的，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于是拿手捅捅她，继续笑道：“哎，他到底跟你表白过没有？”

韩晓颖回过神来，略略思量了下，“没有。”

其实是有过的，在一次下班时，韩晓颖去车库取自行车，刚好李真的车子在她旁边。

当她直起腰时，她看见李真带着点儿紧张的眼眸正火热地注视着自己，搞得晓颖也紧张起来。

“韩晓颖，我们一起走吧，我……有话想跟你说。”李真说话有些吞吞吐吐。

后来两人就一起慢慢地骑着车子往城区的西边而去，那是晓颖住处的方向。至于李真，他似乎是住城南的。不过晓颖没有提出质疑，她只是闷不吭声地等他说话。

表白这种事，李真大概也是第一次做，很普通的几句话，被他说得支离破碎的，当然，晓颖还是明白了。

“能给我个机会吗？”李真最后问她。

那时，他们已经停在了某个僻静的街边树荫下，李真眼里闪烁的点点火花在一瞬间也曾感动了晓颖，可是，她最终还是拒绝了他。因为她明白，自己对他有的，仅仅是感动而已。

韩晓颖绝对不是自恃多傲的女孩子，她的要求一向很低，就是想找个人好好过日子。但她也有自己的原则——既然要跟对方厮守一辈子，总得找个值得付出的人吧，她不希望半路分道扬镳，如果是那样，宁可没有开始——尽管这似乎是无法单凭个人意志就能控制的事情。

而当时，看着李真眼里燃烧的火焰，她除感动外，竟然还产生了一丝胆怯。她害怕一旦接受了他的感情，将来的某一天，也许自己会愧对他的这份热情，或者，还在害怕别的什么，一时之间无法理得清楚。

“我们，不太合适。”她很简短的一句话，了结了一段可能发生的姻缘。

她说话的时候，带着点愧疚。这种事，似乎只要发生了，就难免有一方会心怀愧疚。

李真脸上的红晕迅速退去，但他没有失态。过了一会儿，他轻柔地说了一句：“没关系。”

此后，他果真没纠缠过晓颖，很斯文地与她保持着一段距离，但只要她有什么麻烦，他总能在有意无意间出现在她身边，给她适当的帮助。

然而，时至今日，她还是很清楚，他不爱他，尽管他很好。

晓颖拨正了脑袋，不再回头看李真。她伸出手来，慢慢地揪着地上略显枯黄的草根玩。

“其实李真人挺好的，一看就是个老实本分的男人，将来肯定也会是个好老公。”郭嘉今天的话特别多，“晓颖，你不是一直想过安定的生活么？考虑一下他好了。”

韩晓颖侧过身来，用一对漂亮的杏眼来回打量着郭嘉，似笑非笑，“他贿赂你了？”

“什么呀！”郭嘉白了她一眼，还不解气，双手按住她的肩，狠狠揉了两把，忽然扭头朝李真看过去，扑哧一声笑出来，“哎，那家伙紧张了，他不会以为我

在欺负你吧？”

晓颖推开咯咯笑个不停的郭嘉，站起来道：“不跟你疯了，回去吧。”

两人并肩朝厂区内走，郭嘉还在兴致盎然地盘问晓颖：“你倒是说说看呢，到底对他哪里不满意？”

晓颖当真仔细想了想，继而摇头道：“说不上来。”

郭嘉立刻又拿白眼使劲翻她。

“我不喜欢他抽烟的姿势。”晓颖只好无厘头地补充了一句。

李真抽烟时，烟身夹在食指跟中指之间，其实是很标准的姿势。韩晓颖当然不会告诉郭嘉，她喜欢的姿势是大拇指跟食指持烟，抽烟的人眯起眼睛，用眼缝间的那道微光来打量面前的一切，有点痞痞的味道，又有点惊心动魄。而李真，太正统了，正统到索然无味的地步。

果然，郭嘉睁大了眼睛，瞪了她半天，实在无法理解她脑袋里究竟装了些什么，最后批判性地下了个结论：“韩晓颖，你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生物。”

晓颖咧嘴笑了起来。她笑的时候很好看，脸庞上洒满了明丽的光芒，仿佛全世界的欢乐都集中到她这张脸上去。

可是谁又能光凭外表就可以准确判断出内心呢？

晓颖高中时的同桌曾经对她说过：“你没有变坏，真是一个奇迹。”

的确，韩晓颖的身世具备了成为一个坏女孩的条件。九岁前后，父母亲相继离世，她被唯一的亲人——在外省做生意的叔叔接过去抚养；十九岁，叔叔跟婶婶离婚。一年后，她专科毕业，搬出了叔叔的家，自己租房子住，直到今天。

她从小就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吃饱穿暖不成问题，却鲜有人关心过她心灵上的需求，况且她的成绩又一向不拔尖，总是在中游偏下浮动，因此连老师都甚少关心过她。

可是晓颖生得漂亮，肌肤胜雪，身材匀称，眼睛大到让人觉得晃眼，又天生一副好脾气。高二上半学期，就陆续有不三不四的社会小青年盯上她，跟她套近乎。

只要她愿意，她很容易就能滑进那个虽然堕落却绝对比枯燥乏味的校园生活有趣得多的世界。

但是幸好，她没有。

冬日午后，吹着暖气坐在办公桌前，有种散漫无所事事的味道，人身处其间，会不由自主地散漫起来。

硕大的库房内，老老实实坐在办公桌前的人没有几个。靠窗的物料架下，偶有蓝色布衫的人影蜷缩在那里打盹儿，时光仿佛像缓慢流淌的糖浆，又甜又稠。

像这样公然偷懒睡午觉的情况在一个月前的南翔是看不到的，虽然公司规模不大，但厂规严格，上一任总经理郑总把这块地盘治理得井井有条。他曾经在日本待过一段时间，引进的管理模式都是日式那套，不管哪里出了问题，先不谈别的，打扫了卫生再说。

工厂的清洁自不必赘言，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有条不紊，赏心悦目。国内的客户但凡参观过工厂的，没有不交口称赞的。

可是，公司管理得再好，毕竟也不是郑总的，董事长一个命令下来，他就得走人。听说这次因为一些特殊缘故，郑总拒绝了董事长的调令和挽留，直接辞职了。

大概是走得格外灰心，对公司的管理自然松懈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地步，只求新上任者尽快到职，他能爽快地离开。而管理这个东西类似于“病去如抽丝，病来如山倒”的架势，辛苦维持格局的那股力量一旦抽离了，整个构架哗啦啦坍塌得比山洪还快。

郭嘉从右四排的物料架边走回来，把一张抄着数据的纸递给韩晓颖，她们正在做常规盘点。

韩晓颖接了纸条，把纸上的数字跟电脑里的对了一下，很快就皱起了眉头，“合不拢，差二十来件呢！”

“没事！”郭嘉一点也不慌，变戏法似的手心里抄着的一个数字朝她照了一下，诡谲地对她挤挤眼睛，“加上这些够不够？”

“那是肯定够了，都超了。”韩晓颖抿嘴笑起来，又朝左右望了望，低声问她，“哪儿来的？”

“找供应商要的呗，为的就是以防万一。”郭嘉坐下来，随手从桌子上捻了一颗话梅扔进嘴里。

“他们怎么肯？”韩晓颖有些担心，“这么做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瞧你紧张的！”郭嘉见怪不怪地朝她摆摆手，伏在她耳边道，“咱们这么多量，他赚得海了去了，跟咱巴结着呢！我这还算好的，就是怕对不拢，才跟人张口，我又不假公济私，你怕什么！”

韩晓颖想想也是，自己的顾虑似乎有点多余。

以前她总觉得库房管理不难，自己真的干上了，才发现有些地方头疼得很，尤其是盘点数字对不上的时候，天知道是什么原因。

直接物料跟间接物料是在一个大仓库里存着的，分管的人又不同，真正是人多嘴杂。她和郭嘉专管间接物料，文具材料、劳保用品，哪一样都是好东西，眼馋的人多着呢。真正要有人拿了一两件，她们查也查不出来，即使查出来了，她们也不好跟人翻脸，都是熟人，为了几件小东西还真拉不下脸来。

门口有人进来，紧接着，一个清亮的嗓音骤然在两人耳边响起：“郭嘉，领文具！”

来到眼前的女孩身材高挑，打扮入时，是郑总的秘书高楚楚。

郭嘉已经接过楚楚手上的领料单，转手就丢给晓颖做电脑登录，自己则跟楚楚扯起闲话来。正聊得起劲，郭嘉忽觉衣袖被扯动了两下，晓颖把单子举到她们面前，疑惑地问：“这个字是……”

楚楚接过来瞧了一眼，“是‘均’，均匀的均，沈均诚。”

郭嘉也把脑袋伸过去，“这是新总经理的名字？”她的目光在用途那一栏里迅速浏览了一下，果然是。

晓颖的神情立刻就有点呆起来。郭嘉奇怪地瞥了她一眼，顺势轻推她一把，“你干吗？赶紧去提货呀！”

晓颖猛醒似的哦了一声，慌忙起身去货架上取文具，不多时就推着堆满文具的小车过来。跟在她身边的是管工具的老陈，四十多岁，胡子拉碴，身上的一件蓝色制服上东一块西一块，印得满身机油渍。

“高秘书，东西太多，我帮你直接运到办公室去吧。”老陈有点讨好地靠近楚楚道。

楚楚厌恶地瞟了一眼他肮脏的衣服，赶紧倒退一步，铿锵有力地回绝他，“不用！”

老陈抬起手来挠了挠鼻梁，他并没有被楚楚的态度打击到，毫不在意地嘿嘿笑了两声，指甲缝里全是黑糊糊的东西。

韩晓颖冷眼旁观，心里又是好笑又是感慨。有些人也许是天生粗枝大叶，即使被人嫌弃了也不放在心上，不似她这么敏感，尽管外表上看不出来。

郭嘉从抽屉里拿出三四个大塑料袋，跟晓颖一起把文具装进去。东西虽多，重倒是不重的。

装妥了，郭嘉不由分说拎起其中两个比较重的袋子，“我跟你一起过去。”

这回楚楚没有拒绝，含嗔带笑地傍着郭嘉走了出去。

等那两人的身影消失不见了，库房里立刻响起个挖苦老陈的声音，“看看，拿自己的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了吧？老陈，你真没谱，人家都快走了，你这么上赶着贴上去顶屁用！”

“话不能这么说。”老陈坐在一堆电线盘上，双脚刚好搭到对面的物料架框子上，“越是人快倒台的时候，越不能上去踩，指不定哪天自己也有倒霉的时候，这叫‘将心比心’！”

晓颖听了这番话，对老陈顿时有些刮目相看，只可惜高楚楚无法领会老陈的心意，只当他还跟从前似的没事找事讨好她。

没多会儿，郭嘉就回来了。她这一趟差使没白干，到底还是把想打听的八卦全部了解仔细了。

“听说新来的沈总很年轻，才二十六岁而已。天哪！二十六岁，感觉跟小娃娃差不多，不知道他会把南翔折腾成什么样呢！”

晓颖觉得她口气里的兴奋要多过担忧。

“……在国外念了几年书，最近刚回国。吓！真搞不懂，为什么一个个都要跑国外去念书？”

“钱多烧的吧？”晓颖笑着插了一句。

郭嘉斜睨了她一眼，“你仇富？”

晓颖只是抿着嘴笑，神情却有点恍惚。

“这么一推断，看来是沈董的儿子不会有错了！不知道人长得怎么样？要是长得像沈董的话，我看还是拉倒吧！不过听楚楚说沈夫人很漂亮，年轻时候是个大美人呢，儿子一般都该像妈吧……”

晓颖把她的水杯递过去，“喝点儿水，你忙活了半天，也该渴了。”

郭嘉接过杯子，眼里的光芒依旧璀璨，“楚楚说，沈总让她安排了明天下午的员工见面会，到时候就能一睹庐山真面目了！”

第二天，沈均诚果然如期抵厂，员工见面会也开了，可惜晓颖没能参加。她临时跟人换了中班，下午三点才到公司，可见面会一点钟就在餐厅拉开了帷幕。

晓颖在小储藏室里刚换好衣服，郭嘉早就耐不住性子，跑进来与她闲扯，“你没来参加见面会真是太可惜了，这个沈总，简直帅得不行！”

“到底是帅？还是不行？”晓颖边换衣服边和她插科打诨。

“当然是帅啦！”郭嘉对她的淡定很不以为然，“你不知道啊，他一出场，台下的女员工们都发出一声惊呼哎！如果当时我们手上有一根粉丝棒舞动起来的话，那跟演唱会的现场简直没有什么区别嘛！唉，行政部也真是的，怎么不提前给大家发一下呢？”

“嗨嗨！你发什么花痴！”晓颖受不了她的走火入魔，“别忘了，你已经名花有主了！”

“我没忘。”郭嘉悻悻地抽了抽鼻子，旋即又嬉笑起来，“我是帮你留意的！这么帅，又这么有钱的少东家，在咱们现在的这个园区里，恐怕也找不出三个人来吧？你没看见啊，他往台上一站，那么自信，还带点儿傲慢的表情，真是迷死人了！”

“傲慢？”晓颖咧了咧嘴，“不太好，贬义词哎！”

“那人家也有傲慢的资本。”郭嘉不可一世地翘起嘴唇，眼睛贼亮地盯着晓颖，“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晓颖已经换好衣服朝外面走去，郭嘉匆匆地跟在后面。晓颖扑哧笑了一声，她觉得她跟郭嘉就像站在彩票购买点前争论五百万该怎么花的傻子一样，滑稽可笑，但她还是很给面子地回过身去拍了拍郭嘉的肩，一本正经地摇头道：“对不起，小姐，本姑娘不喜欢太傲慢的人。”

“我知道！”郭嘉嬉皮笑脸地猛拍了一下自己结实的大腿，“你喜欢李真那一款的嘛！”

话音刚落，门口忽然有人喊：“杨师傅，领两副模具！”

听声音很熟悉，两人陡然把视线投射过去，走进门来的有三四个人，领头喊话的那个竟然是李真。她们刚才聊得太投入，连有人进来都没留意到，晓颖

的脸刷地一下就红了。

郭嘉看李真那一脸不自在的表情，显然自己刚才嚷嚷的话被他一丝不漏地听了去，不觉吐吐舌头，但目光很快就被跟在李真后面的某个人吸引住了——那正是今天下午站在讲台上出尽风头的新总经理沈均诚。

老杨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哟，李工来啦，要领什么型号的？”

李真把填好的一张单子递过去，老杨接在手上，瞅了两眼，眸中闪过一丝疑惑和不确定，但很快就把单子撂在桌上，嘴里胡乱地嚷了句：“马上就给你拿过来！”

老杨这么利索，当然也是因为李真身后站着的那位厉害人物。尽管沈均诚什么话都没说，可他强大的气场已经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气氛肃杀，仓库里盘旋的懒散作风已经消遁不见了。

郭嘉坐在桌子前，眼珠子却骨碌碌来回转。她想暗示晓颖，沈总就是眼前这位帅哥。无奈晓颖低着头很认真地登记老杨刚才甩在桌上的领料单，一脸专注的表情。

郭嘉几次三番朝她看，晓颖却浑然不觉，恨得郭嘉在心头暗骂了一句：“真是死脑筋！”

沈均诚对触目所及的环境做了一番仔细的观察，他的视线从郭嘉脸上转到晓颖脸上，稍稍停留后又滑了开去，长久地徘徊在那一排排物料架上。

稍显凌乱的物料架子是用多少语言都粉饰不了的。果然，沈均诚很快就发话了：“周经理，库房这块有统一的主管吗？”

“有的。”周彭阳忙举步上前答话。

“是谁？人在哪里？”

“哦，库房经理叫蒋方，他的办公室在行政大厅。”

沈均诚转过身来觑他一眼，慢悠悠地道：“可以把他的办公地点直接挪到库房来吗？这样管理起来也方便。”

“呃，好的，没问题。”周彭阳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南翔的资历等级也是有严格区分的，一线管理人员中，只有达到助理经理以上级别的人，才有资格在行政大厅里盘踞一块象征身份的地盘。即使很小，但有跟没有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如同蓝领与白领的区别。

所以，能否在行政大楼里有一块自己的位置，历来是一线人员明争暗斗的

核心。如今，沈均诚一句轻飘飘的话就把好不容易才爬上去的蒋方又给打了回来，这个传达的差事对周彭阳而言，一点都不容易。不过既然是新总经理开的口，眼下巴结他还来不及，周彭阳自然也不会傻到去提什么反对意见。

去取模具的老杨忽然在角落里扬起嗓门喊道：“小韩，把推车推过来！”

韩晓颖赶忙答应一声，起身跑了过去。她瘦削的身躯在了无生气的蓝布制服中晃来晃去，竟显出几分婀娜来。李真看看她的背影，又扭头瞥了眼正四下张望的沈均诚，稍一犹豫，还是跟了过去——他想去看看有什么忙可以帮的。

觉察到李真的举止，沈均诚的目光不觉从远处收回，直直向他的后背投射过去，眼里泛起一丝不可捉摸的意味来。

晓颖把推车推到模具区域，老杨还没顺利地把李真要的模具翻找出来。那两副模具属于古董级别了，至少在近一年内无人问津过，又被塞在架子最下层。模具的种类本来就多，更新换代之后，老的也不敢随便扔弃，于是层层叠叠坐在一起。晓颖过去时，老杨还在挥汗如雨地搬动上面压着的旧模具。

晓颖见状，立刻蹲下身子跟他一起搬。

老杨也来不及说什么，只胡乱吩咐：“赶紧的。”他怕外面等急了，会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产生质疑。

模具大多是铁疙瘩，很重，搬动它们需要花费不少体力。晓颖吃力地挪开了两块，就感觉有些气喘。

“小心！”身后蓦地传来李真的低唤，与此同时，他的人已经到了晓颖身旁，用手肘碰了碰她，示意她往旁边让让，“让我来。”

晓颖对他的突然出现感到意外，毕竟外面还有几位重量级的领导在，他这样做似乎有点儿露骨。她想坚持自己来，可李真已经不由分说地把身子插到她和架子的中间，双手抬起，两块模具轻轻巧巧地被他拎到了旁边。他常年跟设备为伴，铁块对他来说，就像玩具一样。

晓颖无法，只得让过去一点，但也没有就此袖手旁观，而是帮着老杨整理了一下乱糟糟的货架，以便让这块区域看起来整齐一些——她能觉察出老杨现在心思纷乱，气息不稳。

“这种体力活，为什么要找女孩子来做？”头顶上方又一个声音响起，带着点儿不耐烦。

老杨吓得一哆嗦，一块沉重的模具差点儿就滑脱了手，心更是噌噌往下坠去。他没想到沈均诚会直接走到里面来。

晓颖似乎从李真进来的那一刻就猜到沈均诚也不会闲着，赶紧站起来辩解：“是这样的，田斌今天临时有事跟我换班，他是专发模具的，我平时只管文具。”

她说话的时候，目光尽量平和地与沈均诚相对。他比她高不少，她需要仰起头来才能对得上他的视线，这在局面上已经使她陷入微妙的劣势。

沈均诚的目光只在她脸上飞快地溜了一下就滑向别处，他根本无意与她对视。

“是啊，沈总，韩晓颖是和我一组的，我们专门负责文具和劳保用品。”郭嘉也挤进来凑热闹，还不知死活地在众人身后给晓颖递眼色。

沈均诚没接任何人的话茬，双手负在背后，有点冷漠地注视着老杨与李真把模具一块块往旁边移。他好像对晓颖与郭嘉的辩解并不感到满意，幸好他不再责备什么。

终于翻到底层的模具了，时间太久，表面的机油差不多干涸了，隐约有些锈迹。老杨拿纱布手套轻轻在内层抹了几下，露出一排清晰的标注型号来，他让李真看，“是这个吧？”

“没错。”李真点点头，左右手各提两片，扭头对沈均诚道，“沈总，找到了，就是这两副。”

沈均诚这才面色缓和地点了点头，众人在心里不约而同地舒了口气。

晓颖站在垂着百叶帘的窗边，沈均诚跟她相隔不过数步的距离。逆光下，他的面庞轮廓分明，英俊得无法形容，让人徒生恍惚。只见他忽然弯下腰去，从地上拾起一枚工牌。晓颖下意识地摸了摸制服口袋，她习惯把工牌夹在口袋边沿，现在那里空空如也，想来是刚才搬模具时不小心蹭掉了，她的心里不知为何有点揪得慌。

沈均诚对着工牌端详了好一会儿。

那上面的照片还是两年前晓颖初入公司时统一照的，面相有点稚嫩。

她刚来南翔时，由于学历方面的欠缺——在这个连本科生找工作都日渐困难的时代，她那张三流学院的大专文凭委实有些尴尬——最后虽然勉强被留了下来，却去线上当了几个月的质检工人，后来由婶婶从中斡旋，找人帮了忙，才转调进现在的仓库。

等他欣赏够了，才伸过来，一言不发地把工牌递回给晓颖。晓颖赶紧接住，低声说了句：“谢谢！”耳根竟不受控制地火烧火燎起来。

沈均诚没什么表情，只是唇抿得更紧，眼神有点冷，“让蒋主管尽快搬过来。”

言毕，他拔腿就朝外面走去，一行人立刻紧步跟上。

临离开时，李真又不自觉扭头朝晓颖望了一眼，眼眸中满是鼓励。晓颖有点虚弱地向他报之一笑。

人一走，库房里的空气立刻又恢复了昔日的松散，老杨像散架似的倒在自己的椅子上，一个劲地往嘴里灌水，连连摇头感慨：“这个新老总，年纪虽轻，架子倒是挺足的，面上一丝笑容都不见，还这么神出鬼没，看来不好对付啊！”

郭嘉一屁股坐在桌子上，扒拉住晓颖的肩，急匆匆地向她求证，“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是不是又帅又酷？”

晓颖到此刻心还在怦怦乱跳，有点喘不过气来，面上却是绝对不肯流露半分的，故作不以为然地拨开郭嘉的手，“太生硬了，这样对员工，好像人人都欠他钱一样。”

“这是老板相啊！当老板的就该这样，否则压不住人！你别忘了，郑总比他还严厉呢！不过他对李真倒是很客气的，我看得出来。”郭嘉边回忆边评价。

“李工是技术人员，但凡想做实事的老总，对他们这样的人才都会很尊重。”老杨喝掉了大半杯子茶水，有点缓过来了，“蒋经理就不一样了，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反正谁坐上那个位置都一样。”

“哎，是哦！”郭嘉懊恼地拍了下大腿，“蒋方要搬过来了，咱们还能有舒服日子过么？哎呀！这下麻烦了！”

晓颖抿着唇笑，“刚才才是谁一口一个沈总英明的，现在知道跟他不是一个立场的了？”

郭嘉没理她，跳下桌子，嘴里念念有词地比画。她得给蒋方谋划一块宝地，既要让他本人满意，还得不影响到其他同事的情绪，也就是说，视野方面绝对不能正对着大家，否则，整天在活生生的监视下度日，早晚得肾虚。

晓颖见她又剃头挑子一头热起来，只能在心里无奈地笑笑。郭嘉忙活了也是白忙活，因为经理的办公桌该怎么摆放不是她说了算的。

2

李真再次来库房是在两天以后。老杨一看见他就迎过去道：“李工，上回差点没把我吓死，后来沈总没说什么吧？”

“没什么。”李真也笑了，新来的老板的确有点一本正经，“他人其实挺不错的，也是工科出身，很聪明，又好学。初来乍到，对什么都不熟悉，现在每天跟我们一起在线上耗着，真的不一样。”

“哼！”后面传来一个不屑的声音，“光看重技术有什么用，一上来就得罪一帮元老，以后指不定有苦头吃呢！再说了，管好公司也不是得像他那样，凡事都要亲自去插手的。”

李真这才注意到库房的办公区域有了些微的改变，桌子之间排列得比以往更紧密了。在最后一排靠墙的区域，硬生生地塞进来一张油光锃亮的办公桌，跟整体的朴素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办公桌后面坐着的就是刚搬来的库房经理蒋方。

沈均诚发话的当天晚上，他就被责令搬过来了，但是心里的不痛快可想而知，成天拉着一张脸，看什么都不顺眼。

李真没跟他争辩，笑了笑问：“蒋经理，今天晚上有欢送郑总的晚宴，你不去？”

蒋方歪着脑袋，用力揪下一根长胡楂，慢悠悠道：“去不去有什么所谓，从来只见新人笑，有谁理会旧人哭！”

他这两句半吊子诗文让郭嘉的嘴角都扭曲了，探头偷偷地对晓颖道：“不得了，以后咱们得成天浸在这一坛酸水里了，真难闻！”

言毕，她还悄悄地抬高手臂，鼻子凑上去作势闻了两下，露出一脸的憎恶。晓颖忍笑不迭，她就喜欢郭嘉这快人快语的直脾气。

郑总的欢送会，小人物是没有份的，不过是吃饭闲聊时又多一个话题而已。

郭嘉和晓颖不能常常一起去吃饭，位子上总得留一个人以防万一，谁先谁后是轮流，免得推让无休。